周易衍義

八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周易衍義卷八

元 胡震 撰

䷝ 離下 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麗也明也取其陰麗於上下之陽則為附麗取其中虛則為明義故為火為日萬物莫不各有所麗有

形則有麗矣在人則為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生
之事皆其所麗也人之所麗利於貞正得其正則可
以亨通故曰離利貞亨牛之性順牝牛又順之順者
也既附麗於正必能順於正道養習以成其順德故
畜牝牛吉也夫麗於正道既足以達文明之用養其
順德又有以成文明之功惟正故能順不正則不能
順也文王之柔順與夷王之畀順同一順也而文王
則為是夷王則為非羲和之欽順與衍儀之以順同

一順也而義和則為是衍儀則為非盖文王羲和之順以正道而衍儀夷王之順不出於正耳人惟不知自得之正道於是有以雷同為順者有以詭隨為順者有以柔佞為順者嗚呼斯道之不明有由也哉盍思夫以正道而養其至順之德則存心養性順乎天命之性而不順乎人偽之私知言養氣順乎道義之氣而不順乎詖遁之辭由是有順理之裕而无從欲之危有順是之美而无從非之累所以畜牝牛而必

在於利貞也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此合三才以闡卦名也天地之中无无麗之物在人當審其所麗麗得其正則能亨也以卦才言上下皆麗重明也二五皆處中正麗乎正也重明而不麗乎正則以察為明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處中正可以化天下成文明之俗也又曰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此舉二五爻以闡卦辭也柔之為道不麗遠者不麗乎中

正則邪佞之道其能亨乎六居五柔麗乎中而亨也六居二柔麗乎中正而亨也言柔麗乎中正則二五舉矣畜養也以剛正畜養之功其至順而麗於中正則吉是亦彖之利也故曰畜牝牛吉或曰五以陰居陽得為正乎曰五為中以行正是亦正也楊氏曰離明卦也明敝必察明而養之以正乃亨明過必剛明而養之以柔乃吉君之明麗乎正即日月麗乎天其明彌高而不流於順宗德宗之察察臣之明麗乎正

即百穀草木麗乎土其明彌厚而不墮於韓非晁錯之刻薄此唐虞三代君臣之明皆麗乎正其化成天下也宜哉此卦其變為坎卦其象離為火為日為戈兵為甲冑其占以貞順為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若云兩明則是二明不見繼明之義故云明兩作離作起也明明相繼而起大人重光之象如以舜之明繼堯之明以啟之明繼禹之明以武王之明繼文王

之明又日出曰明日入曰昏日一而已而旦旦明作必於其明之再作也於以見重離之象焉有大德居大位曰大人大人體離之象以繼明照于四方繼明不特專指繼世而言以一身言之則緝熙光明反之於身純乎天理不以私欲蔽之一念之明繼繼不已至於无一念之不明推之於行普以大公不以私意奪之一事之明繼繼不絕至於无一事之不明皆繼明也體離之明照四方體重離以繼明非與天地合

德日月合明之大人孰能之楊氏曰六五不矜其明而續以六二之明是已所不及而續以賢也故日月之明終古不忒大人之明四方畢照辨忠邪知疾苦燭幽枉慮長久皆照四方之謂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初九以文明之德陽剛之資居離明之初火性炎上陽性好動幾於躁進其履錯然紛雜雖未進而迹已動則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其剛明之才動而知

敬慎之道知辟咎之道則无咎也夫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也踐履之所麗也帝堯則欽明帝舜則温恭大禹則敬修可願成湯則聖敬日躋文王則緝熙敬止是君道之所履未有不離乎敬義和則欽若若契則敬敷臯陶則往欽哉伊尹則明立敬之訓召公則陳疾敬之語是臣道之所履未有不麗于敬曾子之遠暴慢有子之恭近於禮子思之不動而敬孟子之自反其敬士君子之所履未有不麗于敬今

初九之所履錯然者或行其孝友或行其睦婣或行其任恤或行君臣之義或行父子之親或行夫婦之别或行長幼之序動作威儀之不一出處語默之不齊皆所履之錯然也履道而能敬則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居而无咎也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動而无咎也弗貳以二弗參以三唯心唯一萬變是監一心之過何有焉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衆著之過何有焉是踐履之得失常分於一念敬肆之

間而已象曰以辟咎也初以剛而居明體志於上進
動而能敬斯可以避咎豈至納諸罟擭陷穽而不知
避乎昔者春秋之世趙同獻狄俘而不敬劉康公知
其有大咎也晉景公見魯侯而不敬季文子知其必
不免也郤子將事不敬獻子是以發无基之誚成子
受脤而不敬劉子是以明取禍之由高厚相會而不
敬莊子是以知其社稷之棄嗚呼之人也焉知離之
履錯然敬之无咎之義歟楊氏曰敬者畏謹以晦其

明也初九在下无位而踐履錯然璀璨於天下已不可掩矣非晦其明則衆之所忌咎之所集夫子之少也孟僖子已知其聖夫子每曰聖則吾不能聖則吾豈敢事君盡禮恂恂誾誾故匡人不能殺桓魋不能害不然何以避咎哉童溪曰在我不盡其莊敬之禮不諂則慢諂則失己非以下承上之道慢則失人非以剛接柔之道初六之敬以避咎避去其諂與慢之咎也

六二黄離元吉象曰黄離元吉得中道也

黄中色六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同與文明中順之君其明如是其麗如是大善之吉也所以元吉者以其得中道也夫人之一性正理渾然所謂天然自有之中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无智愚无聖狂此理固均具也及其性動而為情循其性則道心為人心之主人心聽道心之命動静云為自无過不及之差於是乎動罔不吉離之六二麗乎中正則循其秉彛

之良心而无偏黨反側之私率其天理之正性而无
私心横發之危此吉之所以大也象曰得中道也中
庸一書子思子所以明中道之可常而不可易也其
曰天命之性中之實體也其曰率性之道中之實用
也其曰修道之教又因中道之體用而品節之也其
戒謹其恐懼其謹獨所以存天理遏人欲而不失此
中也極而至於天地位萬物育所以極此中道之功
效也中之效驗至於天地以位萬物以育不謂之元

吉何哉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九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將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革易也故為日昃之離日下昃之明也昃則將沒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順理為樂缶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為嗟憂乃為凶也大耋傾沒也此

聖人示人處生死之道人物之在天地間原其始則
陰精陽氣聚而為物要其終則魂遊魄降散而為變
猶晝夜循環此理之常也日昃之離即人生之耋也
自鼓缶而歌言之必自謂歲聿云暮今我不樂日月
其除也必自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也且
以喜樂且以永日生順死安此善處日昃之離而吉
也自大耋之嗟言之則認形體為巳有不能釋然也
視宮室為巳私而不能舍然也涕泗於哀謝之餘悲

戚於暮晚之際顛倒錯亂此不善處日昃之離而凶
也象曰何可久也人之暮景如日之昃不能長久也
昔堯老也薦舜於天舜老也薦禹於天其下陶潛之
預為祭文杜牧之自撰墓誌皆不惑於生死之際彼
秦皇之顛倒海島漢武之謬迷仙道趙孟之發朝不
謀夕之語而棄其神人宋公與昭子坐語相泣而喪
其精爽是處日昃之離而巳凶道矣程氏曰明者知
其然也故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安常處順

何足以為凶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此爻前明已盡後明相繼之時九四重剛不中不正又處不當位不善乎繼而求繼者也剛躁妄動突如其來失善繼之道居繼承之地而用陵逼之道則名分不正神人不容此身於此而焚死天下於此而棄絕能免陵迫之禍乎夫古之聖賢其繼統嗣位非以

位為樂也所以應天命而順人心也舜之繼堯既以其德弗嗣矣又且避堯之子何其揖遜也使其居堯之宮逼堯之子能无簒奪之禍乎禹之繼舜既曰朕德罔克矣又且避舜之子何其揖遜也使其居舜之宮逼舜之子能无悖逆之凶乎今九四當繼承之時而突如其來者其欲速享天位之樂亟受玉食之珍妄竊神器之重乎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如是而進未害也今迺突如其來是不待天命之與而躁進也

朝覲者歸謳歌者歸訟獄者歸如是而進未害也今乃突如其來是不待人心之歸而妄進也繼承而以剛逼之道是逆德也是篡賊也是天人之所共絶也其曰焚如凶威逆焰足以焚其身也其曰死如凶醜逆械足以死其身也其曰棄如强衆咈公適以取天下之棄絶也象曰无所容也无所容是焚死棄也昔者魯桓公篡位而繼世突如其來也終罹彭生之禍天地神人之不容也衛州吁弑君而繼世突如其來

也終罹衛人之戮天地神人之所不容也下而王莽以詐偽而篡漢桓玄以剛猛而代晉隋廣以幽父而承隋突如之勢若足以得志矣其焚如死如棄如之禍寧能免乎楊氏曰六五有至尊之象天下所共欽今九四恃至剛之才突然以犯六五犯之不獲而自反是突如其來如也豈有侵天欺君之人而人不疾之焚之不足寘之死而後已死為未已棄之而不留則其疾之甚也禍極矣凶不足言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有文明之德然以柔居上在下无助獨附麗於剛强之間危懼之勢也唯其明也故能畏懼之深至於出涕慮念之深至於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以憂懼之心而致逸樂之福也六五之所以憂懼者若曰愚夫愚婦一能勝予麗于剛强實為大艱國勢危而敵勢强公室微而私室張凜乎若履春氷也危乎若蹈虎尾也若游大川未知攸濟存心如此必思所以

修政事而消外患思所以修已德而服人心奚而不
吉必思求忠良以制姦雄必思淑人心以拒暴行奚
而不吉以禹之明而有下車之泣所以成夏室之治
湯之明而懐隕淵之危所以致商邦之寧若夫衛侯
臧卒而子衎不哀社稷於是而幾覆著丘公亡而郊
公不慼國人於是而不順其能吉乎象曰離王公也
憂王公之尊位而畏懼憂虞以處二剛之逼此其所
以為吉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王五也上以陽剛居五之上處離之極剛明可以及遠五惟用之出征則有嘉美之功折取也首猶魁也醜類也然出征之道不可恃剛太過唯折取其魁首執獲其匪類而已所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故无咎蓋聲罪執言禁暴除亂義氣之所當振者赦過宥罪好生惡殺又仁道之所當施者天地之大雷霆之

震怒所以行雨露之沾潤秋冬之肅殺所以兆春夏之温厚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上九之出征有嘉折首者若曰元兇有罪天命殛之予弗順天厥罪惟均昏迷不恭反道敗德爾實為之倡脅權相滅穢德彰聞爾實為之主怠棄三正敷虐萬邦爾實司其柄奉辭討罪以折其魁首為尚此大義之不容已也夫何咎之有其所以獲匪其醜者又若曰天地萬物莫非吾體干戈相尚豈予本心彼醜類之衆雖不沾王化

安知其无自潔之志雖淪胥逆黨安知其非脅從之人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是豈中道哉舊染汚俗咸與維新此又至仁之所不容已也夫亦何咎之有湯之征葛誅其君而弔其民武王之伐殷伐不仁而非敵百姓厥後魯之征徐戎而无敢越遂唐之擒元濟而不戮一人是亦上九无咎之道耳象曰以正邦也征之為言正也仁義之師非黷武也正邦國之不正而已程氏曰明則能照剛極能斷能照足以察奸惡

能斷足以行威刑故王者用此剛明之人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然明極則无微不照斷極則无所寛宥不約之以中則傷於嚴察矣只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非其醜類則无殘暴之咎也童溪曰九四當離麗之時恃剛以陵上由上九觀之所謂非其醜類而首惡者于以征之則不正者去而邦正矣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咸者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義男女交相感也物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復甚焉凡君臣上下以至萬物皆有相感之道相感則有亨通之理故咸有

亨之理也利貞相感之道利於正也取女吉以卦才言也夫明感通之本既有以得人道之正達感通之用當有以明人道之始感通莫大於得正斯可以盡倫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未有舍感通之正道而能經夫婦者書記釐降禮始大婚詩歌好逑皆重於正始之道也聖人於咸之一卦先之以亨通之亨次之以取女吉其紀綱人道也深矣觀之周詩取女之禮有曰桃

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以其正道之
得宜也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以
其正道之有成也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
言還歸正道之形為愛敬也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
只君子福履綏之正道之積而成福祿也內以治祖
廟之禮足以配神明之與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
上下之敬正道不失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而後
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義感通之不以正

道豈能如是春秋之世正道不明宰咺歸賵而嫡妾之分亂屨綸逆禮而親迎之禮廢姜氏如齊師則淫奔之俗興季姬使鄫子則先王之道喪昭公娶孟子則厚別之義亡後世漢劉聰后樊氏而亂華齊后主妃馮氏而亡國唐高宗立昭儀而階禍皆失其正也吉何有焉彖曰咸感也此釋卦名之義也丘行可曰咸感感者也所以感者心也无心者不能感故感為咸加心有心於感者亦不能咸感故感无心而為咸惟

无容心於感然後无不感也曰柔上而剛下二氣感
應以相與以卦體言之兌柔居上艮剛居下一剛一
柔交相感應此感之所以亨此天地之感也曰止而
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以卦德言之艮止
於下篤誠而感之專兌說於上和柔而應之至一止
一說交相感應此咸之所以利貞說斯感感必止得
其正也蔡氏曰止而說所以利貞說斯感感必止得
其正也文王親迎太姒于渭而生武王男下女得理

之正而吉也此言人道之感也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此又推廣咸感之名義也楊氏曰上經首乾坤乾坤陰陽之辨下經首咸恒咸恒陰陽之交不辨分不嚴不交情不通故曰咸感也此卦其變為損卦其象兌少女艮少男以少男下少女咸感之象其占利貞則吉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澤性潤下土性受潤澤在山上漸潤通徹是二物之
氣相感通也君子體之而虛其中以受人夫人中虛
則能受中實則不能受虛中無我中無私主故無感
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使私邪內窒本心太
虛之體一有以蔽之則立已與物私為町畦安在其
能感通耶白雲曰不能感者以不能受故也不能受
者以不能虛中故也山受澤山之虛心受人君子之
虛虛故感感故應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拇足大指也不能行而能動咸之初六志在應四以微居下其感未深豈能動於人初雖欲感乎四四則不應乎初如人拇指之動未足以進也故不言吉凶象曰志在外也志在應於外卦之九四是初六有志於感而未能感也於初六者宜如何曰咸雖主於感感道宜靜不宜動傳說感高宗於宵寐豈有心於高宗哉甯戚感齊桓於謳歌豈有心於齊桓哉无心之

感不介而孚乃感通之真機故龍无心於感雲而雲自從虎无心於感風而風自從六唯静虚以存心静退以守身行乎仁義之塗游乎詩書之府上之感通无容心焉庶乎得感通之正道昔者廉頗被甲以示可用終不得趙王之名韓愈上書以求大用終不得唐相之援下之求上以有心感之其感也亦淺矣焉能必上之應哉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腓腨腸也足肚也在足之上股之下腓動則足舉而後隨之足之力本諸此為下體之要咸以人身取象六二以陰在下與五為應陰柔不能固守不知順理守道以待上之求而如腓之自動則躁妄自失所以凶也然二居中得正所應又中正其才本善聖人又為之戒曰居吉若安其分不自妄動則吉也夫君子之動靜以出處言固不可主一而廢一以感應言則戒乎妄動而自失六二之咸其腓而凶者疾趨於功

名之塗搖尾於權勢之門朶頤於烹飪之鼎足將進
而趦趄口將言而囁嚅雖卑屈雖恥辱雖危殆皆不
暇顧其凶宜也六二若能反而思之謂屈道不可以
伸身謂辱已不可以成君無熱中無躁進無貪冒浩
然而獨存居正以自守其吉又可待也象曰順不害
也謂君臣之相感惟順理則不害動而凶者其悖理
歟靜而吉者其順理歟聖人兩示得失之分以為六
二勸戒其旨深矣吁動而凶者非為商鞅之三變說

君則為公孫弘之曲學阿世非為齊杞之剥削求媚則為王鍔之以賂求相其終之所以感君者何所加也静而吉者非為伊尹之樂畎畝則為呂望之逸老渭濱非為四皓之肥遁商山則為葛亮之高卧南陽其終之所以感君者何所損也是非之别得失之分學者有不難辨矣程氏曰腓動求君則凶居以自守則吉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

隨人所執下也

股在身之下足之上不能自由隨身而動者也自動則妄隨人則牽九三以陽居剛有陽剛之才而爲主於內居下之上是宜自得於正道以感於物今乃感上六之說而隨之上六女之說說之極極而流者也九三剛躁以隨之所隨者正其獘猶不止所隨不正其獘若何如此而往可羞吝也夫人固不能无所隨也未達之士必從先達者然後爵位通而事業彰後

覺之人必從先覺者然後學問新而道德富為干木之踰垣為泄柳之閉門是皆已甚然彌子欲主孔子而孔子不之隨季氏欲宰子騫而子騫不之隨則君子之所隨苟非其人不苟隨也匪人而妄隨之是可羞也九三之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者或以朋比合或以勢利合或以富貴合泛泛若水中之鳧隨波上下以執此以往大可羞吝象曰所執下也動而說志在隨人所執卑下之甚也吁陳相之從許行夷之之從墨子

此學問之詭隨也貢禹之從王鳳五鹿之從石顯此黨與之詭隨也范增之從項羽曹洪之從魏王此祿仕之詭隨也詩曰無縱詭隨九三其盡念之徐氏曰世之君子位居人上所守不正感不以道而反徇夫暬御臣僕在下者之私情至於多行可愧者皆執其隨者也龜山曰九三居下卦之上股之象也股不足以有行隨下而已故曰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

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感者人之動也故皆就人身取象拇取在下而動之微腓取先動股取其隨九四晦之下股之上又當三陽之中心之位也獨不言心者謂有心以感動物則其應必狹唯無心而待物之感故能无所不應九四以陽居陰失其正而不能固居陰而應初故聖人為之戒曰感之道得其貞正則吉而悔亡聖人感天下之心如雨暘寒暑无不通无不應者亦貞而已貞者

虛中无我之謂也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謂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是以朋類則從其思也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无心聖人之道以其情順萬事而无情論感通之理以至正之大本言所謂上帝所降之衷所謂天命之性所謂天然自有之中此是也吾惟立此大本則人心同此天者莫不有此正性以性感性何所不通以至正之達道言所謂率性之

道所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皆是也吾惟由此
達道則人心同此天者莫不有此正情以情感情何
所不通若反是貞正之道而用其私係之心未能毋
意毋必毋固毋我以意必固我之私心感物但見私
心憧憧往來所思之朋類從矣其如所思之不及者
何親與近者雖從矣其如疎與遠者何象曰未感害
也又曰未感之害者未為私感所害也憧憧往來則
為私感所害而不光大矣孔子繫辭釋此爻曰天下

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歳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朱子曰日月往來是自然的往來憧憧往來是加私意不好的往來憧憧只是一箇忙迫的心不

能順自然之理猶言助長正心與計獲相似憧憧是
一心方欲感他便欲他來應如正其誼便是欲謀其
利計慎以憧憧為意不定心思往來不絶也又曰廓
然大公便不是憧憧物來順應便不是朋從爾思龜山
曰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若
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楊氏曰不言心而言
思者責其廢心而任思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腢背肉又曰在心上皆非思慮之地又非若拇腓股之好動者也无思无慮又不妄動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也九五君位能以此感人何悔之有夫感道莫患乎私心之累物我兩忘而无容心焉則得感天下之正道也天統元氣萬物感之而資始天之於物亦何心哉无私覆而已地統元形萬物感之而資生地之於物亦何心哉无私載而已人君之感天地无私无為无好无惡乃所以為感若係於私為作好

作惡則不足以為感九五之咸其脢脢背肉也與心相背而所不見者也五尊居中位貞誠貫徹不係二說上背其私心感非其所見而說者得人君感天下之正而无悔也昔叔段之不義得衆若有以感人矣而叔段之終能免悔乎商人之驟施於國若足以感人矣而商人之終能免悔乎象曰志末也此蓋以咸其脢為戒辭也謂九五居尊位下應乎六二上比乎上六恐其心志淺躁係二說上而戒之以背其私欲

也是亦貴靜之意也艮卦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艮其背即咸其脢也背者止也止於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无欲則无我不獲其身无我也以有我之私而感物則所感者狹以无我之道而感物則天地萬物莫非我也何所感而不通合咸艮互參之得此爻之旨

童溪曰上六處咸之末以口舌為容說之道所謂小人也九五以其近已舍二正應而比上六不可也故聖人曰志末也戒之曰雲曰不能捨脢之感而志夫

體之大全未足以盡君人之道故曰志末也盡感之
義者其惟去其所志虛中无我萬物自歸乎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上六陰柔居說之極當以兌之口舌務為柔媚極感
之事此小人女子之常態曰輔曰頰曰舌三者俱舉
以言无所不用其媚也夫感人之道在誠不在言誓
衆發於武王之口則感之者同心發於齊桓之盟則
譏誚至大誥之書發於周公之口則感之者移風編

於王莽之筆則橫逆滋何也武王周公之誠足以感人也況其誠已孚於言語未發之先若夫伯者強世之命盜臣文姦之辭人豈我孚哉上六之咸其輔頰舌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巧言令色之化民誰信之昔王子朝奔於蠻荊雖有文辭之詒語而曾不足以感諸侯魯昭公之孫于野井雖有禮辭之備具而誠不足以感一國言語之不足以動人也如此象曰滕口說也以柔

說嫵媚勝於口舌言說豈足感人也雖然善言一出
躔度退舍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聖門四科不
廢言語則言之不可已也如此但在乎誠心以為
主而不可專主於口舌柔佞之說人耳楊氏曰上六
乃小人在上近君用事以口才而感動九五之君其
公孫衍張儀淳于髡陳賈之徒歟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恒久也不曰久而曰恒唯常而後久也恒之道可以亨通乃无咎也所以能亨由貞正也可恒久之道非

守一隅而不知變故利有攸往唯其有往故能恒也恒有二義有不易之恒有不已之恒利貞者不易之恒也利有攸往不已之恒也合而言之乃常道也倚於一偏則非道矣有道之大權有道之大經經之正大而不易固常道也權之變通而不居亦常道也道之倚於一偏一曲者固不可以為常道也是故正焉而為三綱秩然而為五典叙焉而為彝倫率焉而為大戛此皆聖賢之所以常也不然則執往以為常可

乎惟行乎萬事流乎萬化上下之无常剛柔之相易此聖賢之所以常也不然執膠固以為常可乎因亨无咎以觀貞之所以利于以知常道之大經因利貞而推攸往之所以利于以知常道之大權是恒之為道其可以定體求者謂之恒其不可以定體求者亦謂之恒自斯道之不明於天下也暴君以慘刻為恒汚吏以貪婪為恒伯者以功利為恒誇者以死權為恒烈士以徇名為恒鳴呼彼孰知恒之所以利貞者

乎其有志於正者往往執中而无權守廉而至於離母守直而至於證父守信而至於抱木而死行仁而至於兼愛行義而至於為我嗚呼彼孰知恒之所以利有攸往者乎夫曰恒非一定之謂晝則必夜夜則必晝寒則必暑暑則必寒若一定則不常也其在人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如孟子辭齊王之金而受薛宋之贐皆隨時變易故可以為恒能恒然後能變及其變也恒亦只在其中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

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此釋卦名也自卦之二體言之震剛在上巽柔在下尊卑定位剛柔之恒也以卦變言恒自豐來剛上居二柔來居初也自卦象言之震雷以動巽風以入相須鼓潤二氣之恒也自卦德言之巽順震動剛柔適中至德之恒也天地運化恒久而不已者順動也巽而動恒久之道自卦體言之初與四應二與五應三與上應剛柔皆應應與之恒也此四者皆可常之道朱氏曰剛上柔下而不

能相與相與而不能巽動皆不能恒以夫婦言之尊者上卑者下分嚴矣不能相與則情何由通能相與矣剛或犯義柔不得禮亦豈能久巽而動上下内外應而家道成推之以治國治天下之道也故曰恒又曰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恒固能亨且无咎然必利於貞乃為久於其道天地之道所以常久亦貞而已又曰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久於其道終也利有攸往始也動静相生循

環之理然必靜為主也伊川曰隨時變易乃常道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此又極言恒久之道天地恒久之道天下恒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楊氏曰咸以少男下少女此男女之新婚恒以長女下長男此男女之正位婚姻之際則女尊而男卑故曰咸既婚之後則男尊而女卑故曰恒尊卑定位然後天地日月春秋君臣父子長

幼之分正矣正則可久久則可恒故曰利貞楊氏曰聖人之化久而後成如周自太王王季文武亦以恒而化成故歷世多而祚運長此卦其變為益卦其象男尊女卑久之象其占利貞而亨也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此專明恒久之體也君子體有常之象而恒久其德不易其方止仁止孝止敬止慈止信不可易之常道也書之常厥德詩之有常德大學之知其所止皆立

不易方也惟能明不易之體斯能達變異之用此又
本末先後之辨也楊氏曰終始變化者恒之道所以
久而不窮立不易方者恒之節所以久而不變雷風
不恒則傷物雷風之恒貴乎恒也丘行可曰巽入也
而在内震出也而在外二物各居其位則謂之恒君
子體之而立不易方若雷入而從風風出而從雷二
物易位而相從則謂之益君子體之有遷改之義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初與四為正應理之常也四震體而陽性上而不下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志亦異乎常初六柔暗巽體乃挾陰柔之資持巽入之術責望於故素務深入以為恒理知恒而不知變堅固守此凶之道也何所往而利夫恒之為道惟量時度勢者可以為恒不審時勢者不可以為恒君臣之交正應之常也然事君數則斯辱矣朋友交正應之恒也然朋友數則斯疏矣初與四正應之常也然四之應初也緩而初之求之

急反以為恒之累下之事上以忠信為恒未信而諫或取謗已之尤以正言為恒交淺言深或取失身之悔天下之求之過深者少有不失求孝之深申生適以陷父求信之深尾生適以喪身賈誼上痛哭流涕之書而終有長沙之行范滂非訐朝政而自罹黨錮之禍劉蕡直言殿陛而莫救宗社之危皆居下浚上而不得其宜者是以君子以時中為恒可也今初之應四也急四之應初也常緩宜其有浚恒之凶无浚

恒之利也象曰始求深也於恒之始而求恒之深是以凶且不利也楊氏曰始而求深是欲速也欲速則不達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恒之為道必久而後成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以陽居陽道之恒也九陽爻二陰位以陽居陰本當有悔然二五相應皆以中道相與是能恒久於中道也故其悔亡夫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謂之中庸以其中道之常久而不易也庸常之理可以常久而不易者惟此中耳自天命之性而求此中之體則不偏不倚喜怒哀樂渾然在中所謂性之德道之體是也此所謂在中之義正中庸所謂大本也自其率性之道而求此中之用則无過无不及事事物物皆有成理所謂情之正道之用是也此所謂時中之義正中庸所謂達道也中而有庸其恒之九二歟象曰能久中也中而能久中庸之道得矣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九三陽爻居陽位處得其位是其恒處也然過剛不中居巽之極巽為進退為不果至從上六陰柔不惟陰陽相應風復從雷於恒處而不處不恒之人也其德不恒則羞吝或承之矣或承之謂有時而至也承如奉承之承如人送羞辱與之也无一德之誠而有喪德之累其恒之九三乎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

動罔不凶九三之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性之未發則為仁義禮智信此德之體三之不恒其德則不能養其性矣情之已發則為愛敬宜别此德之用三之不恒其德則不能性其情矣其反道敗德也或承之以昏迷之羞其弗慎厥德也或承之以忸怩之羞其顛覆厥德也或承之以耽亂之羞此正道之可吝也

象曰无所容也謂不恒之人无所容處其身也白雲曰人之於德也過中則不恒不恒則日入於小人之

域是以為機變之巧者无所用恥焉雖或承之羞亦忍而固守方自以為得計而不知恥是可鄙也孔子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醫況事君治民之職乎故曰无所容也楊氏曰忽欣驟怨父不能以安其子初正終譎士不能以孚其朋如鄭朋之兩從呂布之屢叛人誰納我宜其无所容身也夏王之弗克庸德則取滅亡之禍伊尹暨湯咸有一德則致興商之基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信乎德之不可不恒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田者奔馳无常之所故取以為象九四以陽居陰以剛居柔不中不正為動之主好變者也處非其位雖恒何益以好變之心應浚恒之初必不能相有也雖使恒久如田獵而无禽獸之獲徒用力而无功也夫天下之至善者恒也天下之至不善者亦恒也至誠之无息正道之不渝大節之不變久於其道而有成此為恒之善過焉而不知改愚焉而不知移積惡而

怙終久非其道而終於无成者此為恒之不善管仲之行國政如彼彼其久而功烈之卑曾西不為林甫之為相如彼其久而相業之隳子岫自懼皆以其非道而无成也九四之久非其位想其不知不仁非一日之積无禮无義非一日之積象曰安得禽也以陽居陰不得其位之正久非其位動而不獲安能如田之得禽乎雖然久道而有成田獵而有禽固天下之常理然明道不計功又仁人之所為詭遇而獲禽君子

亦不為也是則君子不可久非其道以喪其功亦不可枉其道以計其功也朱氏曰冒禜招辱貪得致亡曷若守恒之无患學者亦然學无常位亦何所托業哉潘氏曰恒貴乎中久於不中之位不足以有獲也非无禽也静動失中則宜有而无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五應九二以隂柔而應陽剛居中而所應又中隂柔

之正也故恒久其德則為貞也以順從為恒者婦人則為貞故吉若丈夫而以順從於人為恒則失其陽剛之正乃凶也夫三綱五典其理本一理一之中其分則殊天地一理也天以剛而動地以柔而静其恒理不可紊也君臣一理也君以剛而臨御臣以柔而順承其恒理不可渝也父慈子孝各有攸當兄友弟恭各有攸則以柔順為恒德以之正位乎内可也以之正位乎外不可也以之明章婦順可也以之明章

男教不可也孟子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
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此恒其德貞婦人之所以吉
也又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
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
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恒其柔德能
无凶乎若夫漢元之優柔更始之懦柔德宗之姑息
凶于而家害于而國可勝言哉象曰從一而終也又
曰從婦凶也婦人以柔為德從夫而終貞守此道所

以為吉夫子以剛為德以義為制從婦人之柔順所以為凶也潘氏曰以夫子而從婦人之則家破國亡周幽之從褒姒明皇之從貴妃豈非從婦而凶乎楊氏曰以六五之柔弱而下應九二之强臣故有從婦凶之戒本義曰此爻不是既為婦人又為夫子只是有恒其德貞之象占者若婦人則吉夫子則凶以占者之德為吉凶耳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振者動之速也上六處恒之終居震之極又陰柔不能固守故為震動以震為恒也如振衣振書抖擻運動之意在上而其動无節以此為恒其凶宜矣天下之理未有能不動但動以為恒則无所底止耳静專動直所以為乾静翕動闢所以為坤上六之振恒凶者振於无位之地振於不中之地如人之安宅不居而无所寄托也如之何而不凶然聖人戒之以振恒者非欲人之死灰其心也槁木其形也懼夫人之躁

妄紛更多事以為恒也象曰大无功也好動而不静
无所成立秖以取凶也彼州吁之用兵不戢是振恒
也衛鞅之變法用奇是振恒也故凶天下本无事庸
人自擾之上六其擾亂天下之庸人也楊氏曰在下
以入為常浚常也在上以動為恒振恒也在下而求
浚恒非也在上而求振恒亦非也上六之振恒宜乎其
无功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遯之為卦陰進陽退君子遯藏之時也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恒故遯所以有亨也小謂陰柔小人也小利貞者小人則利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遂侵逼於陽夫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天下之至言也然聖人非不為小人謀也君子之惡於小人

欲小人之皆變為君子也故善則嘉之不能則矜之嘉善固欲其守善矜不能則亦欲其歸於善也故聖人作易於陽剛之當退則示之以隱居求志之節於陰柔之方進則示之以率德改行之塗此遯之一卦二陰浸長之卦曰遯亨者以君子自處有道不可辱於小人也曰小利貞者以小人亦當滌瑕蕩穢不可自絕於君子也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此舉九五一爻以釋亨義九五以剛中而應

六二柔中浩然自得與時偕行此君子之遯所以亨也文公曰陰尚微爲他剛當位而應所以能知時而遯是能與時行不然便是與時背小利貞浸而長也此以初二二陰釋之也見其浸長故設戒令其貞正且以寬君子之患然亦是小人之福遯之時義大矣哉此則贊卦名也遯以二陰之長成卦而以四陽遯得名爲君子諱名卦必以陽爲主如是則時義之大亦以陽之善處能遯爲大也程氏曰小利貞者陰長

未能遠盛君子尚有遲遲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尚利小貞孔子去魯遲遲其行孟子去齊三宿出晝曰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苟勢未極強此之衰艱彼之進所得為者聖賢亦屑為之也豈曰悻悻然決於退哉潘氏曰二五正中君臣相得猶有救時之心但當與時消息未必委之而去也朱氏曰遯非疾世避俗長往而不返之謂也此卦其變為臨卦其象隂長陽消君子退遯之象其占小利貞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之高也而其下有山是天遠於山也為遯遠之象天之遠於山也非有惡於山而邈不可干何其嚴也君子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唯在乎矜威莊敬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夫子於陽貨孟子於王驩是也唯不惡故无害唯嚴故不汚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它卦以下為初遯者往遯也在前者先進故後為尾

尾在後之物也見幾先遯固為善也初以柔處微見
幾不早遯而為尾危之道也往既有危不若不往而
晦藏可免於災古人厄微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
遯之初可以速退而不可以復進示以尾厲之辭戒
其當亟退也示以勿用有攸往之辭戒其不可復進
也穆生之遯當在於醴酒不設之初不當在於楚人
鉗市之時范增之遯當在於殺卿子冠軍之始不當
在於漢間既行之後出處之義不可以不早辨也象

曰不往何災也謂遯而為尾既為危厲不往而晦藏則免於災耳楊氏曰進處後則遠利明退處先則遠害早上之肥遯五之嘉遯四之好遯喜其早也初六柔不能決止而不行居遯之後故危也揚雄仕於莽蔡邕仕於卓是以曰勿用有攸往

以下原闕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小人否也謂唯君子有好遯之志而小人無好遯之心也然君子亦非苟遯也有莘之耕渭水之釣以及西山薇蕨輝

映宇宙雖萬世猶知有君臣之義君子之出處進退有關於天地之運而參盛衰之數者彼其假隱以詭祿仕固不足揚揚號曰處士而有盜名之陋者又何足算也楊氏曰遯而誠為好遯隱而偽為素隱好遯者如好好色素隱者如鄉原德之賊隱而偽不若不隱而誠也九四以乾之剛當遯之時知遯之早味遯之肥宜其好遯之篤也故聖人許其為君子賛其為吉又歎其非小人之所能為也潘氏曰與九五同德君

臣相好也與初六正應隂陽相好也然而遯者知時而順天故曰好遯外不貪爵禄之榮内不戀妻子之愛君子以義制事者能之小人不然也好遯名一而用之者異君子好之吉小人好之乃沽名假譽之好遯耳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九五居人君之位而嘉奬退遯之志則表厲節操奔競革心可以貞正而吉遯之正道也且遯之時何如

哉二陰長而剛浸退矣天下有山而君子欲遠小人矣九五之君能无凛凛乎然其陽剛中正猶可以維持正道也其應中正猶可以保全正士也遯退之士執莘郊之耒者有一德格天之藴躬傅巖之築者有霖雨舟楫之具持渭濵之釣者有龍虎鷹揚之畧懐才抱道之人其可聽其隱遯乎九五之君嘉予之捜訪之顯用之使隱遯之賢幡然願進於王朝則二陰之遯可轉而為臨將否之兆可轉而為泰謂之正吉

信乎其正吉矣象曰以正志也謂好賢之志出於正也嗟夫周公之告歸而拜手詩言成王之嘉遯也故艱難之周轉而為鳧鷖假樂之盛孟軻出晝王不予追齊王之不能嘉遯也故千里之齊終於戰國干戈之域吉凶之應亦可鑑矣嘉者又會合之義羣陽方遯九五之君能合之復使賢者在位如亨嘉之會則正而吉也遯雖陰長正之在君正心以正朝廷故曰以正志也所謂剛當位而應與時行小利貞是已程

氏以九五與二皆以中正自處而无私繫之失所以
為嘉美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肥者充大寬裕之意遯者唯飄然遠游无所繫滯之
為善上九乾體剛斷在一卦之外无位无應下无私
繫遯之遠而无累可謂寬綽有餘裕也寬綽以處遯
得時止之意也君子之遯世其憂世之志與樂天之
心固有並行而不悖者孔子之不遇於時未嘗无憂

世之心也陳蔡之厄絃歌自如何其泰然也今遯之上九想其知時之不可以倖為也於是不怯能不矜明不僥倖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樂道德之豐肥味仁義之膏潤措之身則體安而氣和見諸事則廉頑而立懦肥遯之義自无所往而不適其利也象曰无所疑也謂其信道剛決安分而退无所疑也蔡氏曰遯者陽避陰君子所以遠小人貴速不貴遲貴遠不貴近上九去柔最遠高而无應剛而能決遯之速者

故无不利楊氏曰陰道長之而陽道長饒故曰肥遯

上九外无累於位内无累於陰也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謂陽也四陽長盛故為大壯大壯之道利於貞正也大壯而不得其正強猛之為耳非君子之道壯盛也人之於剛也有正焉有偏焉剛而得正則勝已私排異類去姦究見義必為浩然充然而常伸乎萬物之上剛而失正則色厲而內荏直行以好勝或屈於

威武或淫於富貴或移於貧賤有勇无義而常屈於萬物之下寛柔以教不報无道南方之强固不及乎中正者袵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又過乎中正者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浩然之氣配義與道塞乎天地之間是則大壯之正道也故曾子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寛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使吾正大之氣充然於中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儀秦失

其辨責育失其勇孰非大壯之功用乎以是知明乎
正大之學知勝私起懦之義者可與言大壯局於一
偏一曲昧克已復禮之功者不可與語大壯彖曰大
者壯也剛以動故壯此以卦德卦體釋卦名也以卦
體言四陽之大過乎陰二陰之微不及乎四陽大者
壯盛所以名卦自卦德言乾剛主乎內震動行乎外
以剛而動亦所以為大壯又曰大壯利貞大者正也
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此所以推廣利貞之義也

大者既壯則利于貞正正大者道也天地之常道久而不已者至正至大也正大之理則天地之情可見矣文公曰大者正與正大不同上大字是指陽下正大是說理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些子邪處白雲曰大者天也正則天之德也必得天之剛德而後動謂之大壯聖人以羊譬壯深見小人之情狀大壯而不正有羝羊之狠而成觸藩之敗故貴乎利貞利貞則大者正也此卦其變為觀卦其象雷在天上震動聲

宏大壯之象其占利貞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勿履
以震之雷而動於乾天之上陽氣壯盛鼓動萬物大
而壯之象也君子體之反求諸已非曰奮血氣之怒
而逞金革之勇也非禮勿視視足以勝已私也非禮
勿聽聽足以勝已私也非禮勿動動足以勝已私也
大壯之道如此文公曰如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以
去其惡而必於為善若半上落下則不濟事何以為

君子自勝之謂强君子之大壯莫若克己復禮潘氏曰乾下震上為大壯乾上震下為无妄皆天理也非人為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也三剛在前未可以進初九陽剛乾體而處下无位无應用壯而不得其中若在下而用壯以行趾進則進犯乎剛而凶有孚可必其窮困而凶也用剛者貴乎得正剛而得正則巍乎天地

不足以為大萃乎泰華不足以為高浩乎滄海不足以為廣勇往而有為可也何拘乎勢位獨立而不懼可也何必乎黨與剛壯而失其正則有位者適以召禍有與者適以同惡大壯初九以九居初剛而得正其視世之不明義理狠愎好上人者誠賢矣其視世之黨與非類而肆强暴者誠賢矣然以位則初在下而无位也以黨則四居上而非應與也无位无與以剛而動焉往而不取困耶范滂非訐朝姦不免於黨

錮之禍劉蕡排斥閹宦不免於斥黜之困誠以无位而无應也程氏曰以剛處壯雖居上猶不可行況在下乎象曰其孚窮也信其困窮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王輔嗣曰未有違謙越禮而能全其壯者也故陽爻皆以居陰為美九二陽剛居柔而處中是剛柔得中不過於壯得貞正而吉也以九居二處以中也以二應五動而中也以剛居柔陰陽之得中也是九二以

莊嚴可畏之威而即之也温然有剛健武勇之德而發之也粹然其夫子之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者歟象曰以中也主成德言則謂其以中道而得正以不當位言則欲其因中以取正也九二因中得正所以吉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三過剛不中當壯之時是小人用壯而君子用罔

罔无也視有如无君子之過於勇者也程氏謂至剛蔑視於事而无所忌憚也如此則雖貞亦危矣羝羊剛壯喜觸藩籬用壯如此必羸困其角也且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也天下之理至於中而止中道所在不可以毫釐過也三居下體之上而極其剛譬則羝羊之角也四居三之前而亦剛譬則藩籬之閒也我方以剛進而前復與剛遇如羝羊之進觸而前有藩籬之

大間小人之用壯如此固必取敗君子而蔑視如此聖人亦憂其如羝羊之羸角也吾是以知剛中之不可過也象曰君子罔也此言剛壯之時在小人固不待言在君子亦未免有輕視之過也嗚呼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於人乎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以之此甯羸所以知處父之必敗也小人之剛敗聖人所以憂也君子以剛困聖人所深憂也君子所以爲君子者以其剛德之足以藩吾身而勝小人也以其剛

德之足以安國家而定社稷也今名為君子而亦以剛困則君子之道何時而長乎此聖人之所以深憂也然九三宜如之何曰復於中而已荀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曾子曰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此亦君子用困之說也有至剛之才而處之以无則其物終不勝乎物矣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四陽剛長盛壯已過中壯之甚也九四為壯之主以剛决柔壯之正者也位不當故有悔得正則吉其悔可亡五上以陰虛居前藩决之象也藩限既决則陽道尚往而无阻礙之傷輹在車之下所用以行者髙大其車輪輹强壯其行之利可知大壯之極得其正道則不恚无可行之勢九四所居者大臣之位所承者柔順之君所乗者剛徳之流吾道之行未有已也使君子正志上孚正道下達正人類進何憂乎觸藩

折輹若夫進不以正雖有其勢未足有行也象曰尚往也謂其進不已也四不取羝羊之象而但曰藩決不羸四居隂處謙非九三用壯之比故也此所謂以正爲壯者也在時有是勢則藩決不羸是也在我有是罷則壯於大輿之輹是也在事有是理則貞吉悔亡是也由是理用是罷而乗是勢此君子之道所以獨盛於此時也横渠曰乗剛本有悔不用其壯故貞吉四能不爲隂柔所累守已以正則吉而旡乗剛之

悔且得衆陽之助以息陰慝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羊之為物喜觸物者也剛壯于首用其剛于外者也

六五以柔居中喪其剛于平易之中忘其壯于和順

之頃故其悔亡也夫大壯之卦非剛固不足以言壯

而純陽亦非所以處壯純乎剛則為猛隘為強梁為

猛則虎視生靈嚴威暴下而猛之悔生為隘則褊心

狹量容物不廣而隘之悔生為強梁則倚勢陵下摧

折民命而强梁之悔生以此為壯激禍階亂何莫由斯是以壯之初九以純剛而凶壯之九三以純剛而厲二四以剛柔相濟則聖人固已期之以吉今六五當大壯之時居大君之位不恃其剛而居之以柔是柔也可以柔跋扈强禦之夫可以銷激變致亂之憂其无悔宜也象曰位不當也謂其柔處剛不當其位故以柔而遇剛則能无悔也楊氏曰六五當衆陽盛强于下之時而使帖然自喪其剛者正以柔順和易

之德而調伏之唐之代宗是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羝羊但取用壯故陰爻以稱之大壯之時剛者壯也上六居壯之終處震之動極陰躁之資見剛者壯亦從之而用剛不知其可也如羝羊觸藩進則礙身退則防角進退皆不可也壯終動極故觸藩而不能退質本陰柔故又不能遂其進也无所往而利然猶幸

其不剛能知艱以處則尚可以得吉夫大壯之吉莫患於剛亢莫善於戒懼禍福无不自己求之者勇而无禮果敢而窒必以躁迫而取禍敬而无失恐懼而得正必以謹畏而獲福爻辭兩示勸戒正欲人知趨吉避凶之道也象曰不詳也味不詳之旨則知所以不利者其以言行之不詳謹而致也曰咎不長也味咎不長之旨則知其所以吉者以戒謹而免咎也程氏曰用壯即不利知艱而處柔則吉也上居壯之終

有變之義也童溪曰中庸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而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

此皆不能詳察之過也

乾隆御覽之寶

周易衍義卷八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章玉植